

熊飞学术文丛

张九龄年谱新编

熊飞 著



香港教育出版社出版

张九龄年谱新编

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

徐浩《唐故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尚书右丞相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赠大都督上柱国始兴县开国伯文献张公碑铭》(集本附，以下简称《徐碑》)：“公讳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

《旧唐书·张九龄传》(中华本，以下简称《旧传》)：“张九龄，字子寿，一名博物。”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华本，以下简称《新表》)：“张九龄，字子寿，相玄宗。”

《新唐书·张九龄传》(中华本，以下简称《新传》)：“张九龄，字子寿。”

高祖守礼，隋锺离郡涂山令(丞?)。

《徐碑》：“四代祖讳守礼，隋锺离郡涂山令。”

萧昕撰《殿中监张公(九皋)神道碑》(《文苑英华》卷八九九，《全唐文》卷三五五录此碑作《唐银青光禄大夫岭南五府节度经略采访处置等使摄御史中丞张公神道碑》，以下简称《萧碑》)：“高祖守礼，隋锺离郡涂山令唐《宰相世系表》作丞。”张九皋为九龄之弟，见《宰相世系表》。《徐碑》言：“公仲弟九皋……季弟九章”。张九龄《谢两弟授官状》言：“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弟九皋殿中大监、九章太子司议郎。”

二碑均言张守礼官隋锺离郡涂山令，但《新表》却言：“守礼，隋涂山丞。”杨承祖《唐张子寿先生九龄年谱》(以下简称《杨谱》)：“新

表令作丞，盖误。”

张守礼是官涂山令还是涂山丞，待考。

曾祖君政，唐韶州别驾。

《徐碑》：“曾祖讳君政，皇朝韶州别驾。”《萧碑》同。

《旧传》：“曾祖君政，韶州别驾。”

《新表》：“君政，韶州别驾。”

《元和郡县志》（以下简称《元和志》）卷三五：“武德四年，平萧铣，重于此置番州。贞（观）元年，改为韶州，复旧名也。”故张君政为唐韶州别驾，应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后。

祖父子胄，越州剡县令。

《徐碑》：“大父讳子胄，越州剡县令。”

《萧碑》：“祖子胄，皇朝越州剡县令。”

《新表》：“子胄，剡令。”

《剡录》、《会稽志》（宋施宿等撰）均言：“唐张子胄，剡令。”

父弘愈，新州索卢县丞。以子贵，赠太常卿、广州刺史。

《徐碑》：“烈考讳弘愈，新州索卢丞。赠太常卿，广州都督。”

《旧传》：“父弘愈，以九龄贵，赠广州刺史。”

《新表》：“弘愈，索卢丞。”

《萧碑》：“烈考宏愈，皇朝太常卿、广州都督。”“宏”当作“弘”，太常卿、广州都督二职都是赠官，非实职，《萧碑》误，应以《徐碑》等为是。

唐韶州曲江县（今属广东省韶关市）人。

《杨谱》：“韶州曲江人。……《旧传》云：‘家于始兴，今为曲江人。’似若祖居始兴，后迁曲江。……其题始兴郡者，盖用州之古称，言州非言县也。《旧传》云：‘家于始兴’，盖亦如之。”

关于张九龄籍贯，有曲江、始兴（二县均为今韶关市属县）、范阳（今）三说。下略加辨证。

其先世为范阳方城（地在今河北固安县西南）人，范阳应为其郡望而非籍贯。

唐徐安贞撰《唐故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始兴公阴堂志铭》（张九龄墓掘出，以下简称《徐铭》）：“公姓张氏，讳九龄，其先范阳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遂为韶州人。

《徐碑》也说：“其先范阳方城人。”

唐宣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亦言：“丞相范阳张九龄……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

张九龄撰《源夫人墓志》自称：“范阳张九龄”（《唐代墓志汇编》上开元030）。

《杨谱》：“其先范阳人也。”

唐人喜以郡望相称，故此处“范阳”应为九龄郡望。《四库提要》等以作范阳为误，恐未深考。说见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孟浩然》（中华书局《文史》第八辑）。《晋书·地理上》：“范阳国，汉置涿郡，魏文更名范阳郡，武帝置国，封宣帝弟子绥为王，统县八，户一万一千。涿、良乡、方城、长乡、道、故安、范阳、容城。”范阳为汉诸侯国名，方城为其所属八县之一。

张九龄祖上早就离开了范阳方城，而南迁到了“江表”。

萧昕撰《殿中监张公（九皋）神道碑》（下简称《萧碑》）：“公讳九皋，其先范阳人也……晋末以永嘉南渡，迁于江表”（《文苑英华》卷八九九）。

“江表”是一个大的地域概念，不是具体地名；其地到底是指哪里，要作具体分析。《三国志·魏志》：魏文帝黄初三年“五月，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这里提到了“荆、扬、江表八郡”，且与“江北诸郡”比并而出，显指长江以

南各郡。其地大约指今江浙和江西、安徽、两湖长江以南地。也就是三国时东吴孙权所占有的广大地区。

扬州广陵郡之南康，是张九龄祖上南移之地。

张九龄生前两封南康，死后朝廷追赠扬州广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其意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表明“首丘归本”之意。而且这两个地名，实际所指均为一地，即范阳张氏南迁的“江表”之地，也就是张九龄、张九皋的祖籍所在地。为什么一地异名，这与古代政区变化有关。南康为古扬州之地，西晋时是扬州所领十八郡之一，它原是从汉淮南郡分出豫章郡，又从豫章郡分出庐陵郡，从庐陵郡分出庐陵南部，再由庐陵南部改名南康郡的（《晋书·地理志》下）。所以，张九龄祖上晋末南迁的“江表”，小而言之，为晋扬州所领十八郡之一的南康郡；大而言之，就可以说是扬州广陵郡了。张九皋封南康与唐明皇追封扬州广陵郡，实际所指一地，只不过一是就小地域言之，一是就大地域言之罢了。

顺便说一句，张九龄首封曲江，似也寓有双层意义：一是指韶州之曲江县，他的新籍贯，这是人所共知的；其实，“曲江”一名，还应寓有与扬州的深层关系，汉枚乘《七发》：“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是曲江亦为广陵（扬州）所有。

始兴县为张九龄祖籍。

从张九龄的封爵看，先后两封始兴县。如果说封爵寓有“首丘归本”之义，则始兴县看来也是张九龄的“本”之一，也就是说，始兴县也是他们家源出之地。且被看作是比曲江县更为重要的“本”。

张九龄生前确曾在始兴县居留，张九龄《曲江集》中，曾多次出现“始兴”这个地名：《秋晚登楼望南江入始兴郡路》、《始兴南山下有林泉，常（尝）卜居焉，荆州卧病，有怀此地》、《南山下旧居闲放》（卷三）、《自始兴溪夜上赴岭》（卷四）。这几首诗，除第一首《秋晚登楼望南江入始兴郡路》明确标出了“始兴郡”而不是始兴县外，其

它两首似都指的是始兴县。而《南山下旧居闲放》的“南山”，亦即同卷中的“始兴南山下有林泉，常（尝）卜居焉”的南山。这些，似乎都说明张家当时与始兴县的确有某种关系。李世亮《张九龄年谱》（以下简称《李谱》）称，《始兴县志》今存最早版本明嘉靖十六年丁酉本，亦云张九龄为始兴县人。清乾隆十六年始兴县知事胡世科也说：“余少读唐史，阅文献公之《金鉴千秋》，想见曲江风度，亦谓公固曲江人物也；今奉简节，来莅兹土，数阅县乘，乃知公固产始兴清化乡，其宅居旧巷，现在桂山之下”（《重修文献公祠》引）。李先生并说他在始兴县清化乡石头塘村看到了张氏子孙张祥钊保存的《张氏族谱》，谱以张居（应为“君”字之误）政为始祖，张九龄为四世祖，至前国民党将军张发奎为41代。谱中说自张君政留居曲江后，至九龄之父张弘愈，始迁始兴清化乡，定居于今隘子公社湖湾大队（按：今属隘子镇上湖湾村）之桂山上，桂山上旧祠仍在。本人通过研究，结论与此恰恰相反。

始兴是张九龄祖籍，与说“南康”所指为同一地——南乡。

张九龄有一个“旧居”在当时的始兴县，他也确曾有一段时间住在始兴县，这从他的作品和有关记载看，是不假的。《曲江集》卷三所录《始兴南山下有林泉，常（尝）卜居焉，荆州卧病，有怀此地》诗中的“始兴”，就应指的是当时的始兴县。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三记张九龄书堂：“在始兴县南，山幽水秀，花木长春，几案庭户，皆石琢就，今台址如昔。”又记张九龄宅：“在州东六十里，平圃驿畔，今庙宇乃其宅基。”《明一统志》卷八〇在记及张九龄书堂时，还特地加了一句：“九龄未仕时所建”。此书堂大约就是九龄卜居此地时所建。当年的始兴县治，应在今始兴县司前镇地。地名“司前”，当是由始兴南部督尉衙门所在地得名。而今隘子镇的上湖湾，就在司前镇西南约一二十公里地。而此地临近今曲江县地，距今韶关市中心不到百里，与王象之所记之地接近。

但正于宋祝穆所言，张九龄仅是“祖居始兴县”，而且据我考

察,这个“祖居始兴县”与说他的祖籍为南康相等,始兴和南康的一部分在当时是同一地——南乡。

《旧唐书·地理志》说:“始兴,汉南野县地,属豫章郡。孙皓分南康郡之南乡,始兴置县。县界东峤,一名大庾岭。”根据《旧志》的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始兴县是从南康郡分出。不过这里可能有误,据《晋志》,晋平吴,始改庐陵南部为南康郡;故在孙皓时,还没有南康郡之名。如始兴确实从南康郡分出,则不应在孙皓时;如在孙皓时,则不应从南康郡分出。不知是《晋志》误还是《旧唐志》误。不管它是何时分出,但始兴县是从南康郡或庐陵南部都尉分出这个基本事实却是不用怀疑的。

张九龄家祖上晋末南迁“江表”是迁到了当时属于扬州的南康郡。当始兴县从南康郡(或庐陵南部都尉)分出来以后,他们家原来往的地方又属新分出的始兴县,因此他们家就又成了始兴县人。这就是《新表》为什么称张九龄为“始兴张氏”,张九龄两封始兴,而张九皋两封南康的根据。

曲江县才是张九龄籍贯。

张九龄封爵首封曲江,他有私第和先茔在曲江,他父母和自己及弟九皋、九章夫妇也死葬曲江,这都是他籍贯为曲江的证明。《徐碑》:“二十八年春,请拜扫南归。五月七日,遘疾薨于韶州曲江之私第……越来岁孟冬,葬于洪义里武临原,近于先茔,礼也。”《萧碑》也说其弟九皋死,“以明年葬于(韶州)始兴郡洪义里武陵原。”武陵原即九龄所葬之武临原。《徐铭》也说:“公之生岁六十有三,以开元二十八年五月七日薨,二十九年三月三日迁窆于此韶江环浸、浚山隐起形胜之地。”其先茔所在的这个地方,据《徐碑》,在唐应叫武临原,属唐韶州始兴郡曲江县 41 乡之某乡洪义里地。其地在今韶关市西北郊的罗源洞山麓,地名武江区田心乡敦子头村翠竹岭(今又改名丞相山),距今市区约十余公里。这是张九龄籍贯为曲江的最好证明(说见熊飞《从文化角度看张九龄籍贯》,《学术

研究》2004.9;《张九龄籍贯之争的文化学阐释》,大象出版社《新文学》第四辑)。

戊寅 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 678)

一岁。

生于韶州曲江县。

《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八“九鹤飞集”条引《九龄家传》言:“张九龄母梦九鹤自天而下,飞集于庭,遂生九龄。”

按:张九龄生于何年,没有明确记载。一般都是以其享年多少来推算他的生年。他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各种记载均无异词。可是享年多少,却存在歧异。

《旧唐书·本传》言:“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俄请归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新唐书·本传》亦言:“九龄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请还展墓,病卒,年六十八。”二史均言其享年 68 岁。

但是《徐铭》却说:“公之生岁六十有三,以开元廿八年五月七日薨。”

《徐碑》也说:“二十八年春,请拜扫南归。五月七日,遘疾薨于韶州曲江之私第,享年六十三。”又都说他享年 63 岁。中间与唐史差了五年。

如以享年 68 岁计,他就应生于高宗咸亨四年(公元 673 年);若以享年 63 岁计,他的生年就应是高宗仪凤三年(公元 678 年)。

我们知道,九龄墓志铭撰者徐安贞在朝与张九龄长期同事;神道碑撰者徐浩父子与张九龄兄弟交密。故应从贞石作享年 63。从开元二十八年上溯 63 年,九龄应生于本年。闻一多《唐诗大系》、何格恩《张九龄年谱》(以下简称《何谱》)、杨承祖《张子寿先生九龄年谱》(以下简称《杨谱》)、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萧涤非、程千帆等主编《唐诗鉴赏辞典》等定其生于公元 678 年,是。但《辞

源》修订本、马茂元及文学研究所《唐诗选》、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都定其生于公元673年，并且似乎都以公元673年为定论。有的干脆用两个生年并列（如《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就言“673或678”），这肯定是错误的，应据贞石予以纠正（参傅璇琮《唐代诗人考略·张九龄》）。

《杨谱》：“考本集卷五有《在郡秋怀二首》，其诗云：‘宦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五十而无闻，古人深所疵。’按九龄……至开元十五年始出为洪州刺史，若以开元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三计之，开元十五年正五十岁，恰与诗合；若以六十八计之，应已五十五，与诗不符矣；益证碑之为可信。”

本年九月，唐军洮河道行军大总管、中书令李敬玄、左卫大将军刘审礼等与吐蕃军队战于青海之上，几乎全军覆没，刘审礼被吐蕃俘虏。

己卯 唐高宗仪凤四年、调露二年（公元679）

元

二岁。骆宾王上疏言事，获罪入狱，作《在狱咏蝉》，在狱年余。

本年六月辛亥，制大赦天下，改仪凤四年为调露元年。

冬十月，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塞调傍来告丧，请和亲，不许。遣郎将来令文使吐蕃，会赞普之葬。

庚辰 唐高宗调露二年、永隆元年（公元680）

三岁。

骆宾王出狱，贬临海丞。

《旧书·李敬业传》：“长安主簿骆宾王贬授临海丞。”

本年七月甲子，废皇太子贤为庶人，幽于别所。八月乙丑，立英王哲为皇太子，改调露元年为永隆元年。

辛巳 唐高宗永隆二年、开耀元年（公元681）

四岁。

夫人谭氏生。

《徐碑》：“夫人桂阳郡夫人谭氏，循州司马府君海之子也……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终于私第，春秋七十有七。”由至德二年（公元757）上溯77年，则夫人谭氏生于本年。《何考》、《杨谱》置本年，是；《李谱》置前一年，不妥。

七月，薛元超表荐杨炯、崔融等为崇文馆学士。杨炯旋迁詹事司直。

《新书·杨炯传》：“永隆二年，皇太子已释奠，表豪俊充崇文馆学士，中书侍郎薛元超荐炯及郑祖玄、邓玄挺、崔融等，诏可。迁詹事司直。”

本年闰七月，裴行俭、程务挺等大破突厥史伏念之众，突厥余党尽除。

冬十月乙丑，改永隆二年为开耀元年。

壬午 唐高宗开耀二年、永淳元年（公元682）

五岁。

九龄少年时代，不喜欢戏耍。

《徐碑》：“是生我公，蔚为人杰，弱不好弄。”

本年二月癸未，改开耀二年为永淳元年。

癸未 唐高宗永淳二年、弘道元年（公元683）

六岁。

本年十二月己酉，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是夕，高宗病卒，遗诏皇太子柩前即位，是为中宗。太子哲即位（复旧名显），尊皇后武则天为皇太后。武后临朝称制，自此，政事一决于则天后。

甲申 唐中宗嗣圣元年、睿宗文明元年、武后光宅元年
(公元 684)

七岁。

入学,知属文。

《徐碑》:“七岁能文。”

《新传》:“七岁知属文。”

正月朔,改元嗣圣。二月戊午,武后废中宗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仍改赐名哲。己未,立豫王旦为帝,居别殿,是为睿宗。大赦天下,改元文明。武后仍临朝称制。

武后改百官名。

逼废太子贤自杀。

罗织之风起,宰相裴炎、大将军程务挺先后被杀。

九月,大赦天下,改元光宅。徐敬业等起兵扬州,并令骆宾王草檄声讨武后。十一月,敬业兵败,骆宾王下落不明。

童时,家人携拜慧能禅师,师即知其为奇童,期以国器。

大正藏第 51 册《传法正宗记》卷六《震旦第三十三祖慧能尊者传》:“昔唐相始兴公张九龄为童,其家人携拜大鉴,大鉴抚其顶曰:‘此奇童也,必为国器。’其先知远见皆若此类。”暂系本年。

本年陈子昂进士及第,拜麟台正字。

《新书·陈子昂传》:“文明初,举进士……武后奇其才……擢麟台正字。”

乙酉 武后垂拱元年(公元 685)

八岁。

正月,改元垂拱。

三月，迁庐陵王李哲于房州。颁亲撰《垂拱格》于天下。

本年，杨炯贬梓州司法参军。

《旧传》：“迁詹事司直。则天初，坐从祖弟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新传》略同）。

丙戌 武后垂拱二年（公元 686）

九岁。

正月，武后下诏复政于皇帝，李旦深知非其本意，固让。武后依旧临朝称制。

三月，命铸铜匱置于朝堂，受密奏。由是告密罗织之风大盛。

陈子昂从军出塞，作《感遇》诗“苍苍丁零塞”等篇。

诗人卢照邻此年前后投水自杀。

丁亥 武后垂拱三年（公元 687）

十岁。陈子昂作《感遇》诗“丁亥岁云暮”等篇。

戊子 武后垂拱四年（公元 688）

十一岁。

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父子等起兵反武，兵败被杀。武后自是向宗室诸王开刀，多人相继被杀，亲党数百家遭诛。

张说举学综古今科，授太子校书。王之涣生。

己丑 永昌元年（公元 689）

十二岁。

春正月，改元永昌。

冬十一月，诏改周正，以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明年正月为一月。

是岁前后武则天屡兴大狱，宗室诸王及公卿大臣多人为酷吏周兴所害。

本年苏颐登进士第、张说制举登科。孟浩然生。

庚寅 武后载初元年、周天授元年(公元 690)

十三岁。

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期其“是必致远”。

《徐碑》：“王公方庆出牧广州，时年十三，上书路左。”

《旧传》：“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

《新传》：“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曰：‘是必致远。’”

《旧唐书·王方庆传》：“永淳中，累迁太仆少卿。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新传》略同。四库本《广州通志》卷二十六：“王方庆：垂拱元年任。”郁贤皓《唐刺史考》置王方庆刺广州“约长寿中—证圣元年(?—695)。”引《徐碑》后下按语说：“张九龄十三岁时为证圣元年。”《刺史考》推断张九龄生年有误；据《徐碑》、《徐铭》，九龄开元二十八年卒，寿六十三。则九龄生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本年十三岁。本年九月九日，武则天宣布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旧·王方庆传》谓“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与九龄传合。故方庆出刺广州应为天授元年。《通志》说“垂拱元年任”，太靠前，不可据信。又，《旧·王方庆传》说“方庆在任数年，秋毫不犯……有制褒之……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按新旧纪，武则天长寿三年五月改元延载，次年正月辛巳(二日)，改元证圣。方庆是从广督直接拜洛州长史，则其做广州都督至少到延载元年底，或做到了证圣元年(695)中。张九龄少年时期受到王方庆器重，期其必能致远，当在天授、证圣间(690—695)。《何考》置九龄“上书王方庆”在垂拱四年(公元688)，恐不妥。

本年其弟张九皋生，一岁。

张九皋生年，据《萧碑》，卒于天宝十四载(755)，春秋六十有六。由天宝十四载上溯66年，则九皋当生于本年。《何考》、《杨谱》亦置本年。

九月九日，武则天宣布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降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

本年杨炯、宋之问分直习艺馆。

《旧书》四三：“习艺馆：本名内文学馆，选官人有文学者一人为学士，教习官人。则天改为习艺馆，又改为翰林内教坊。以事在禁中故也。”

《新传》：“宋之问……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直习艺馆”(《唐才子传》同)。

李颀约生于本年前后。

辛卯 周天授二年(公元691)

十四岁。

父张弘愈本年卒。

关于其父卒年，没有确切的记载。《徐碑》言：“七岁能文，居太常府君忧，柴毁骨立，家庭甘树数株连理。王公方庆，出牧广州，时年十三，上书路左。”据此叙事顺序，其父卒年，当在九龄七岁至十三上书王方庆之间。故最迟也应卒于本年。但据《萧碑》，其弟九皋是时已经出生，只是年纪尚幼。《萧碑》说他“恭惟色养，孝自因心，早岁丁太常府君忧”(《文苑英华》卷八九九，《全唐文》卷三五五“早”作“幼”)孺慕衔哀，桀棘无怙，毁能达礼，志若成人。”即其父本年末卒，九皋年头生，其时也不过一两岁孩儿，恐是《萧碑》故为夸大之辞。《何考》引明隆庆元年刊《文苑英华》卷八九九录《萧碑》，“早岁丁太常府君忧”一句作“辛卯岁丁太常府君忧”，并作考说：

“徐浩《文献张公碑》叙‘居太常府君忧’，在十三岁上书王方庆之前。是时九皋尚未生，似觉不妥。《新唐书·张九龄传》叙父丧在张说谪岭南之后，或有可能。余颇疑‘辛卯’乃‘癸卯’之误，惜无确证，姑从《新唐书》之说，以俟续考”（《何谱》略同）。何氏所疑，与徐、萧二碑不符；《刘谱》置本年，从之。

《杨谱》长安三年：“本年或稍后，丁父忧。”并引《粤海堂二集》卷十四侯康《唐张九皋碑跋》为证，并下按语云：“侯氏所论极精切。且就九皋碑文读之，宜‘孝自因心’为句，‘幼岁’属下读；‘辛’盖‘心’之音误，‘幼’‘卯’形近，又因上‘辛’字联想而误耳，石刻盖是。”

本年，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以罪被杀；周兴被告发与丘神勣通谋，流岭南，在路为仇家所杀；酷吏索元礼亦被杀。

武后下诏，令释教在道教之上。

《旧纪》六：“夏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

壬辰 周天授三年、如意元年、长寿元年（公元 692）

十五岁。

夏四月，改元如意；秋九月，改元长寿。

春正月丁卯，武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不等。试官自此始（《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

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等谋反，下狱。前宰相乐思晦不满十岁子上变，得召见，备诉其冤。武后稍悟，各免死贬官。裴行本、李嗣真流岭南。

大臣朱敬则、周矩等极言酷吏之害，武后有所采纳，自此制狱稍衰（同上）。

癸巳 周长寿二年(公元 693)

十六岁。

甲午 周长寿三年、延载元年(公元 694)

十七岁。

乙未 周证圣元年、天册万岁元年(公元 695)

十八岁。

丙申 周天册万岁二年、万岁登封元年、万岁通天元年
(公元 696)

十九岁。

本年前后,曾至广州,途中经英德浈阳峡,有《浈阳峡》诗。

诗云:“舟行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阁先秋冷,山晴当昼阴。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卷四)!何格恩《张曲江诗文事迹编年考》(以下简称《何考》)置开元十四年(726)祭南海道中作,刘斯翰校注《曲江集》(以下简称《刘注》)以其无据,不从。并以此诗为九龄现存诗中作年最早的一首,置于长安二年(702)。从此诗诗意看,当是九龄初次至广州,由北江沿江南下,途经英德浈阳峡时所作。九龄生于韶州,距广州不远,舟行不过两三日路程。此前又受广州刺史王方庆推重,故在王方庆解除广州刺史之前,张九龄是有可能一至广州的;即不是,九龄辞拾遗家居期间,也曾与王六在广州唱和,有《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诗可证。本诗云:“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其作意与《感遇·江南有丹橘》近之,故不必开元十四年作。今姑系此年,以待确考。

丁酉 周万岁通天二年、神功元年(公元 697)

二十岁。

本年州县考试合格,被推举为入京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乡贡进士”。

《徐碑》云:“弱冠乡试进士。考功郎沈佺期尤所激扬,一举高第。”各家均系九龄乡试进士在长安二年(702),显然与“弱冠”(20岁)年龄不符。《徐碑》这里所谓的“乡试进士”,实则应为“贡士”,通俗一点说,就是州县向朝廷推举的在地方上有一定名声的读书人。《唐摭言》卷一“统序科第”条言:“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在每年“随物入贡”的“贡士”中,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有“学士”、有“明经”、有“秀才”、还有“俊士”和“进士”,此其一;其次,读书人要获得这个“贡士”资格,必须是“为乡里所称者”,且要经过“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合格者方能取得这个资格。第三“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同上“述进士上篇”)《徐碑》所言张九龄为“弱冠乡试进士,”就应是指在州里取得参加朝中进士试的这个资格。在这里,徐浩明白地将“乡试进士”与“一举高第”分而言之,但《何谱》等均将取得进士考试资格与“进士及第”混为一谈。其实在时人眼中,获得进士考试资格与进士及第是分得很清楚的。孟浩然有《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诗,孟浩然送其赴举的这位丁大(名凤),虽称其为“进士”,但他却是一位只获得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而未曾及第“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的落榜生。可他自己天宝四年撰《唐故河南府参军张君(轸)墓志铭并序》时,就自称“乡贡进士丁凤。”乐合《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返传记》